城阳悬铃木

□ 牛旭斌

青岛城阳的悬铃木极其多，沿着南北叫“城”、东西叫“阳”的街道走，路两旁尽是，公园与小区里无不遍植，繁茂蓬勃。

天气转暖，悬铃木那些经历寒冬的球形果实打开，密布其间的无数条绒毛在果实开裂时纷纷脱落，随风起舞，形成漫天的飞絮。飞絮将要飞尽时，舒展的柔嫩枝条上开始抽芽，绽放出新绿。季节的交替，总是在北纬36度的地方，优雅而缓慢地进行。

好风景往往得徐徐展开。悬铃木新发的枝叶，正一条条一片片地出芽，鹅黄，叶片上有毛茸茸的白色绒毛。枝叶一开始带着初来人间的几分羞羞答答，叶柄也不敢伸展，略微蜷曲着，慢慢舒展开，渐渐青翠欲滴。上个冬天风干在树干上的枯叶，终于在一片片新叶间被春风摇落，让人想起“芳林新叶催陈叶”的诗意。

看，向上生长的树干，随着气温回升而加速葱茏。它们极力向天空抽出新条，铺展开层层叠叠绿毯般的阔叶，遮住了照在马路上的阳光，抗住了突然呼啸而来的大风，也遮挡了一霎时的毛毛细雨。

川流不息的街市上，悬铃木以青翠绘就的流碧，染青了城阳的条条街道。车和人穿行其间，如同步入长长的绿廊。

胶东半岛的天亮得早。每天清晨，我顺着明阳路走过悬铃木夹道的街区。晨光熹微时，树影斜斜地铺在柏油路上，上班族从悬铃木的怀抱里，先享受到一份早茶般养胃暖心的清爽。透亮的露珠悬在叶尖，将坠未坠。早起的鸟群叽叽喳喳，在枝头欢叫跳跃，惊落几滴清露，正打在我的肩膀，还带着悬铃木芳叶的清香。

正午时分，阳光最是耀眼。悬铃木的叶子密密匝匝相挨着，将烈日筛成细碎的金箔，投照在附近的墙面窗台。树荫下，摆摊的小贩支起遮阳伞，卖油条，卖煎饼馃子，卖麻辣串。行人悠闲，在树木笼盖的绿荫下徜徉。

傍晚，人们穿过悬铃木林荫道走进地铁。在轻柔的夜风荡漾中，悬铃木飘散出独有的木香。那高高低低悬垂的铃铛，那密密实实蓊郁的树叶，在风的摇摆中起舞。

悬铃木陪城市走过了很长的路，经过了暴雨、雷电、台风，看过了街市的人潮。在一排略显苍老的树前停留，凝神静观，那粗粝树皮的斑驳之下，竟然是光滑如磨玉的青绿。树根一门心思向下生长，一些次根顺地潜行，倔强地拱起坚硬的地面。这是树的风骨和底气，是生命充满能量的任性与肆意。

我见过上海花香满径的广玉兰、南京顶天立地的雪松，还见过南宁的蒲葵、福州的榕树。这城阳的悬铃木，就像这片土地，有海纳百川的包容与韧性，又有水土自适的顽强与活力。绿荫如盖的城阳，得感恩悬铃木的高大挺拔、长势健壮。

普普通通的悬铃木，静静地遍布城阳的大街小巷，见证城阳的四季轮回。它们不是多么名贵的树种，却以最葱茏的姿态，为这座城编织着最诗意的阴凉。

快板声声赞成县

□ 陈建云

打竹板，响连天，
咱把成县谝一谝。
风景秀丽气候好，
四季如春赛江南。
汉隶瑰宝西狭颂，
摩崖石刻天下传。
杜甫七歌醉草堂，
凤凰山下水湍湍。
绿水青山就是宝，
森林公园鸡峰山。
泰山庙，大云寺，
红色基地五龙山。
裴公湖畔荷飘香，
紫金山上奎星悬。
吴挺碑侧金戈鸣，
游人如织生态园。
龙洞金莲洞香水洞，
甸山红嘴山天子山。
湿地公园实在是美呀，
青泥河大桥耸云端。
音乐喷泉亮嘎嘎，
网红打卡忙不闲。
农文旅，深融合，
生态旅游是亮点。
宜居宜游宜产业，
特色乡镇把客揽。
美丽乡村变“钱景”，
百姓乐呵笑开颜。

说成县，道成县，
成县是个金蛋蛋。
咱就看——
黄渚的铅锌镪河的金，
小川的桔梗店村的蒜。
二郎的天麻黄陈椒，
沙坝的连翘金灿灿。
红川美酒老字号，
纯粮佳酿代代传。
咱再看——
十天高速飞机场，
联通九州与八方。
天陇铁路正修建，
27年通车莫商量。
鑫园榨菜小而精，
毕家山矿业纳税强。
祁连山水泥国字号，
鸿运玻璃正投产。
五十万亩核桃林，
致富果实挂满山。
九源农林陇小南，
小核桃撬动大产业链，
核桃之乡美名传。
咱再看——
乡村振兴政策好，
村村通路通水电。
青瓦白墙小洋楼，
家家户户是花园。
种植养殖多元化，
庭院经济补短板。
幼有所育老有养，
公共服务人心暖。
兴农富农根基稳，
共绘农村新画卷。

说一千，道一万，
璀璨明珠咱成县。
党委政府干劲强，
齐心共抓马上干。
“园区”“城区”加“景区”，
三区建设效果显。
科学规划锻长处，
千年古县展新颜，
展——新——颜——

二十公里山路上的护林身影

□ 王文

清晨五点，宕昌县狮子林场刮湾护林站还浸在山间的薄雾里，铁皮门“吱呀”一声被推开，50来岁的张剑荣裹紧外套，背上装着水壶、防虫药、巡山记录本的帆布包，又一次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巡山路。作为护林站站长，这样的清晨，他已经坚守了十几个春秋。

刮湾的巡山路，是出了名的“难走”。没有规整的石阶，只有被落叶覆盖的土坡、被溪流冲刷的石滩，偶尔还要穿过齐腰深的灌木丛。张剑荣的登山鞋换了一双又一双，鞋底的纹路磨平了，鞋帮上沾着的泥土也从来没有干净过——那是他每天巡回20多公里山路留下的“勋章”。他的裤腿上总缠着细小的树枝划痕，手背也有不少蚊虫叮咬的红印，但他从不放在心上，“山里的树认得我，这些‘小记号’，是它们跟我打招呼呢！”

林区的危险，藏在每一片草丛、每一处石缝里。夏末的午后，他曾在巡查时遭遇过眼镜蛇，蛇身贴着他的裤脚滑过，他强压着心慌，慢慢后退，直到确认蛇离开后，才敢继续往前走；冬季雪天，山路结冰打滑，也不记得摔过几次，膝盖上的淤青散了又起……“雪天更要盯紧，万一有人进山迷路，或者树木被积雪压断，都得及时处理”。有人问他怕不怕，他总是笑着摆手：“怕个啥？这万亩林子托付给我，我就得守好，不能让它出一点岔子。”

除了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张剑荣还要时刻警惕人为风险。遇到违规进山砍柴的村民，他不会生硬制止，而是拉着对方坐在石头上，递上一瓶水，聊山林里的大树有多珍贵，聊植被被破坏后会引发水土流失；一旦发现有人偷偷设置捕鸟网，他会连夜蹲守，耐心讲解保护野生动物的法规，直到对方主动拆除捕鸟网。他的记录本上，记满了每一次巡查的细节：“3月12日，东山坡发现3棵松树有松材线虫病迹象，已上报并做好标记”“6月20日，清理西沟垃圾12袋，劝阻违规露营2起”……一页页字迹工整，全是他对这片山林的满心牵挂。

傍晚时分，夕阳把山林染成金红色，张剑荣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护林站。晚饭后，他会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掏出记录本核对当天的巡查情况。风声送来远处的松涛，像是在回应他的坚守。没有鲜花掌声，没有豪言壮语，张剑荣用十几年的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在艰苦的山村里，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守护绿色，是这片林海最可靠的守护者。

竹实

——第2021期——

笑口常开 【国画】作者 卢春花

烟火文州里

□ 刘玉玺

文州里，是文县城中的一条美食街，横接着江南街道与文津中路。

白天，面朝江南街新修的门牌，漆得锃亮，上头悬着“文州里”的匾。夜里灯光一打，就更亮堂了。穿过门牌，街两边是老铺面，飞檐翘角，店招大多中式模样。街道中间，夹着一溜洋气的可移动小房子，是摊位。铁艺仿制的木门木窗，看着有些年头了。

铺子里头，新新旧旧。卖面皮米皮的，案板磨得油亮；做肉夹馍的，老汤锅咕嘟着，冒着香气，木墩子上剁出个凹坑；豆花面摊子，汤清面白，酸菜味飘起，小菜红的绿的白的，一筷夹起烟火，半勺盛住清欢；洋芋糍粑在木巢里“咚咚”唱歌，抡得糯叽叽的，很柔韧；肠粉摊子蒸汽腾腾，一勺米浆，几粒虾仁，一根火腿肠，几片生菜，眨眼就成了；花卷、馒头、小笼包子，一屉屉码得整齐，揭开盖，白汽直冲；米粉、油茶、鸡蛋醪糟、肉夹饼、酱香饼……想吃啥，随意。

赶早市的、上班的、闲逛的，都爱往这儿凑。要碗豆花面，吸溜吸溜，解酒养胃；买个肉夹馍，边走边嚼，腮帮子鼓囊囊。人声不高，脚步不匆，透着日子的安稳。

天一擦黑，文州里便似换了筋骨，愈发活泛起来。

灯一亮，人一聚，这街巷，眨眼就成了喧腾的去处。灯火通明，霓虹闪烁，照着攒动的人头。各样香味更浓了，油香、肉香、糖香、鱼虾香、麻辣香、卤味香，自由飘散着。炭火气混着烧烤香，浮浮沉沉。不得不说，这市井食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便是人间。

文州里，不宽不长，行人挤挤挨挨。摊主们亮开嗓子招呼，声调高低起伏。食客们东张西望，脚下不停，专拣那香气浓、灯火亮处寻去。食客多处，人声嗡嗡，笑声不断，听不清言语，只觉得一片快活气儿直往人心里钻。来自山川湖海的人，都囿于这方寸间的美食与爱。

吃美食，到了晚上，精神头更足。东出口的炭火上，肉串架得满满当当，油珠子滴下去，“滋”一声，火苗蹿起来，香气猛地一扑，直钻鼻孔，一日的疲惫也随着“滋啦”声与烧烤香飘散。

油炸美食摊子前围得最紧，刚出锅的，金黄焦脆，看着就酥，咬下去准是“咔嚓”响。红亮亮的辣卤里，鸭脖、鸭翅、鸡腿、鸡爪泡得油光水滑，瞧着就叫人舌头发热发麻。火锅粉、酸辣粉摊儿，雾气蒸腾，红汪汪的汤锅咕嘟着，粉条菜叶在里面翻滚沉浮。甜食店里，糕饼点心玲珑小巧，颜色鲜亮，捏一个放嘴里，又糯又甜。

晚上，老字号也亮灯，添些夜宵营生，与摊子混在一处，彼此难分。吃东西的三五好友围个小桌，几瓶啤酒，花生米、黄瓜、烤串儿，凑几盘子菜，吃得额头冒汗，话也稠了。年轻男女挽着手，边走边吃。一串烧烤，你一口，我一口，甜丝丝的，洋溢着幸福。也有全家出动的，大人抱着小孩，孩子举着棒棒糖，趴在肩头，小嘴吃得黏糊糊的，眼睛亮晶晶的，四处瞅。笑着，说着，吃着，在这灯火人声、烟火香气里，一天的疲乏都能化开了。

文州里，一条街，新老美食混着烟火气。安稳里藏着韧性，喧腾里裹着热望。白天有豆花面的清欢，夜里有烧烤摊的热辣。老铺面的木墩子记着岁月，新摊位的霓虹亮着新鲜。人挤人的巷子里，灯照灯的暖光中，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真好。

其实啊，不必想什么山川湖海的远意。文州里的一碗面、一碟菜、一串烤串、一口甜糕，便是最实在的惬意。慢熬的粥里藏着不慌不忙的勇气，舌尖沾着的甜，都是生活的解围药。说实话真不赖，啥困顿都能消解得七七八八。

心里有了这份踏实，日子自然就悠悠地过下去了。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原来咱们寻了又寻的人间至味，就是这街巷里、碗碟间，看得见、摸得着、吃得暖的寻常烟火。

青山绿水间的乡愁密码

□ 宗艺泽

我的家乡陇南，坐落于中国西北的褶皱深处，如同一本被岁月反复摩挲的线装书，书页间夹着秦巴山的云雾，浸着白龙江的奔流。在许多人眼中，西北是黄土高原的苍茫与干旱，但陇南偏偏以江南般的温润打破这种古板印象。这里是中国地理的“过渡带”，南北方气候的交汇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在此碰撞融合。每一次回乡，都像是一次解码之旅，解读这片土地深藏的文明密码，寻找那些山水中凝固的时间与记忆。

陇南的山，是大地写就的史诗。从西秦岭的巍峨到岷山的嶙峋，每一道山脊都是地质年代的书写，每一处褶皱都藏着古老的传说。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是跟随祖父攀登米仓山的经历。老人如数家珍地指点着山间的草木——这是可入药可食用的蕨菜。他告诉我：“山不只是石头和土，山是药圃，是菜园，是图书馆。”后来我才知道，陇南素有“陇上江南”“天然药库”之美誉，中药材种类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那些看似普通的草木，实则承载着千年的医药智慧。祖父的脚步踏上去的不仅是一条山径，更是一条连接古今的文化小径。山的沉默里，藏着陇南人与自然的古老契约——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陇南的水，是流动的文明史书。白龙江、西汉水、岷江，这些河流如同大地的血脉，滋养着两岸的生命，也孕育了灿烂的文明。我曾站在礼县祁山堡下，看西汉水静静流淌，想象着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金戈铁马；也曾徘徊于西和县的仇池山遗址，试图在流水中听见古氐羌人的歌声。最难忘的是跟随父亲在白龙江边垂钓的清晨，雾气氤氲中，他指着对岸告诉我：“那里曾经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我们的祖先用陇南的茶叶换藏区的马匹。”水流不息，带走了多少商旅的驼铃与马帮的吆喝，却将历史的回音沉淀在水底。陇南的水不仅孕育了陇南人，更连接起汉藏羌多民族文化交流的脉络，成为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廊。

陇南人，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注脚。他们有着西北人的豪爽，又不失南方人的细腻。在武都区的老街，你能听到糅合了川音秦韵的独特方言；在文县的白马藏族村寨，你能看到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在成县的农家小院，你能尝到兼具南北风味的特色小吃。我的外婆不识字，却能准确说出每一种草药的性味归经；邻居家的爷爷没读过多少书，讲起三国故事却如数家珍。这种文化的传承不在书本中，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一粥一饭间，在方言土语里，在节庆习俗中。陇南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文化记忆。

然而，时代的洪流不可避免地冲刷着这片土地。每次回乡，我都能感受到变化带来的喜悦与惆怅——高速公路穿山越岭，让天堑变通途；新农村建设让村庄焕然一新；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将陇南的特产卖到全国各地，但同时，老街道在消失，一些传统技艺面临失传。面对这种变化，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盘否定传统，而需要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找平衡，让陇南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延续和创新。

对我而言，回乡不仅是一次地理的回归，更是一次文化的寻根。走在陇南的山水间，我能感受到一种深层的文化认同在血脉中苏醒——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那种包容多元的胸怀，那种在艰难环境中依然乐观坚韧的精神。这些品质不仅属于陇南，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次解码陇南，都是对自我身份的一次确认，对文化之根的一次追寻。

青山不语，流水常言。陇南这座“活的博物馆”，不仅收藏着过去，更孕育着未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古老与现代、自然与人文、传统与创新正在进行着新的对话。而我，作为从这片土地走出的孩子，愿意成为这场对话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用我的笔，用我的心，继续解读家乡的密码，传递这片土地独特而深厚的人文精神，让更多的人听见陇南故事——那青山绿水间永不褪色的乡愁。